

## 基督教倫理學

### 第二十一課：教會與政治(一)

#### 分析羅永生「從全球的保守主義運動看香港的宗教右派」一文（第一部份）

#### (一) 楔子

1. 這幾個月，無論在網頁上，報章上都熱烈討論香港播道會兩位牧師的言論，並且在港福堂及恩福堂舉行示威遊行，前者是有關吳宗文所發表他對五區總辭及補選的看法，後者是有關蘇穎智牧師在立法會發表他對「家暴條例」的看法；這引起一些信徒/非信徒不滿，並在報章上批擊。
2. 其實，當我們深看一層，這並非只針對二位牧師，或是「補選」「家暴條例」這些課題那麼簡單，而是反映了香港教會所存在的張力及矛盾，若要明白這些現象，就一定要看這 50 年教會（無論是在西方或在香港）的發展，嶺南大學的羅永生教授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，名為「從全球的保守主義運動看香港的宗教右派」。顧名思義，羅永生以為目前香港正醞釀一場運動，是全球保守主義運動其中一環，這並非反補選，反家暴這麼簡單，我們首先看看羅永生怎樣理解和詮釋這些現象，然後我再作回應。

#### (二) 羅永生一文的撮要

##### (A) 引言

1. 「宗教右派」影響力大，以美加為首，影響至英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。
2. 是西方世界一個複雜的社會和宗教現象。
3. 有人以為這種現象是與基要派的神學有關，基要派的神學觀點是「字義解釋」(literal interpretation)，對社會趨勢及文化是負面，一如伊斯蘭教、猶太教一樣。不過羅永生則以為不是。基要派（保守派）的神學；從政治的態度上是退縮的，甚至「反政治」的傾向；這與「宗教右派」有極不同，極大差異。
4. 羅永生以為「宗教右派」並不純是一個宗教現象，換句話來說，不是只因神學取向而形成。雖然，這個現象和「基要派」神學有關，（他似乎把靈恩派，基要派，福音派混為一談），但它主要還是一個社會文化現象，是一種右翼文化政治運動，所以其影響遍及信徒與非信徒。所以，要了解「宗教右派」，我們要從其信仰內容，神學思想，和其在社會上的影響各方面去理解。

##### (B) 新保守主義與「新右派」

1. 60、70 年代西方世界爆發危機；二次後西方社會所建立的「福利國家體制」，被「石油危機」所震動及解體，同時，反越戰運動，民權運動，和婦解運動對西方的資本主義，世界文化，社會體制有極大衝擊，這帶起青年人的文化反叛浪潮，作者在此描述的，正是我們所說的「Counter cultural」 period。
2. 到 70 年末期，隨著越戰結束，這現象被一股新的「保守主義」強力反彈，這新的保守主義源於美國的教會人士，他們試圖在「基要派」的教義中，吸取某些元素，以新形式及姿態出現，向這種「自由主義」「世俗文化」攻擊。他們不滿昔日的教會過份退縮，從文化領域上全面撤退，因而帶來社會世俗化；他們不滿基要派，福音派過份注重傳福音，重靈性發展，容讓自由主義攔斷文化，政治領域，他們致力取回失地。
3. 他們的做法，是「與美式資本主義體制，和價值」重新結盟，形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。他們以為從聖經字面的解釋，「普世派」「自由派」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偏離聖經的教導；他們高舉聖經（字義解釋）為社會文化的最高標尺，把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視為大敵人。他們把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危機，歸咎於這種自由主義的影響，e.g.家庭觀念的衰落，人權意識上升，性開放，女權主義興起。他們以為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危機，作者說：「從一種可以促進進一步社會改革的左翼動力，轉化為一種保守的右翼動力。他們從過去保守退縮的「基要派」教義，取了部份信條，卻得出在政治上和基要派不沾政治的原則完全相反的激進結論」。他們與美國右派的政治勢力重新結盟，積極介入社會文化及政治領域，企圖改變社會的文化，道德政策，他們參與選舉運動，利用公權打擊文化上的「自由主義」，推動一種新的保守主義。
4. 從策略上而言，他們從左翼的社會運動學習了一些社會運動方式，如挑起人民對一些社會現象不滿的情緒，e.g.學校問題，只學進化論，不學神創論，不准學生在校祈禱，批評傳播對傳統家庭價值的挑戰，鼓勵性開放，同情同性戀等，他們希望透過這些重新控制社會、文化和政治。
5. 當共和黨在這種保守的宗教力量上，找到打擊六十年代的左翼進步主義，彼此就「勾結」起來，變成所謂「宗教右派」。作者說：「於是，互相勾結的「政教」組合就出現了」，一方面是保守的文化價值，另一方面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，這種組合就是所謂「新右派」。
6. 所以，基本上，「宗教右派」是一種政治運動；也是一種文化現象。他們不是「宗教信仰」為核心，「政治」為輔，而是「政治權力為核心，宗教只不過是這場運動之「載體」，提供組織資源吧了。」所以，他們並不是以聖經為準，而是選擇性的緊隨字義 (selective literalism)，為了要打擊自由派，他們可以與其他信仰立場不一樣的宗教聯手。如為了打擊同性戀，他們可以與伊斯蘭教聯成一線，為了支持共和黨的親以色列政策，他們

可以與猶太教聯在一起。

7. 另一方面，「宗教右派」又企圖把社會上之「公共領域」和「私人領域」重新混同，他們拿著「道德」的口號，企圖調控公民的私人領域，如性、身體和生活方式（即是同性戀，墮胎問題），這種做法是把宗教與政治混合化，也即是所謂「神權政治」了，這種策略顯然是非常成功。

### (C) 從「反共」到「和諧社會」

1. 香港的教會有相當部份與「美國右派」有大淵源，在 80、90 年代還不顯著，但 2000 年後卻有明顯的轉變。
2. 在 80 年代，香港因九七問題，教會也與其他市民一樣，存著恐懼和不安的情緒，因而教會積極參與「民主運動」抗衡「香港北京化」。他們又恐怕失去了港英時代基督教與政府之親密關係；所以對「親建制」的態度存有批判。再加上在傳統上「基督教」與「共產政權」存著不信任，更形成教會走向民主運動之支持者。
3. 但到了九七之後，情況有所不同了！一方面，不少美國右派的機構開始在香港展開工作，如電子廣播 (televangelism)，97 年明光社之成立，專注性道德問題，98 年「大衛文化中心」成立，04 年美國右派核心人物 Pat Robertson 所創立的「視博恩」(CBN) 都重視性道德；家庭價值等問題。
4. 羅永生又以為這些機構的成立是香港從「反共」到「和諧社會」大轉變的關鍵。這些機構的特徵比教會堂會不同的地方，是他們能針對社會上某種文化，心理需要而建立，並且靈活地配合市場之需要，「性」問題，「家庭問題」都是香港中產家庭關注的問題，他們看到在這個「見利忘義」的香港社會，下一代生活意義的空虛，家長權威之喪失，恐怕自己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「行差踏錯」，於是這類機構「以某種中產生活風格」形象包裝成「文化商品」的新式宗教生活，找到龐大的市場，深得他們的喜愛，他們在「直資學校」「校本管理」的制度引入下，更可奠定他們家長的權威，再加上他們積極參加「家長教師會」變成一種新的保守主義，把「家長、教師、教會」之新保守價值連在一起，直接影響整個社會，作者就有這樣的說法：

「表達這種新保守主義議程最清楚的，也產生最近爭議和最多人熟知的團體，莫如「明光社」及「性文化學會」等。它們在一些道德，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問題上，積極進取，把保守的性道德運動向社會大力推銷。他們在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上，大量動員教友參加一些施加政治壓力的社運活動，亦透過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渠道，把保守派的性道德在學校灌輸，並有不少保守主義運動的熱心份子加入「家長教師會」一類的學校組織，對教會學校和非教會學校的校政方針，以致社會的教育政策，傳媒政策和文化

資訊政策，都產生不少實質的影響力。由於他們的曝光率比較高，令致不少人以為如「明光社」這類的活動，就是「宗教右派」的主要內涵，殊不知它們只是整個「宗教右派」在香港擴展影響力過程中的冰山一角……」

5. 他又以為「基督教右派」更積極參與政治權力，如鍾家樂（福音派），陳世強（靈恩派）參選，二者均是親建制度派，並且聲稱「獲中央政府信任」，而教會亦成為拉票的基地。這種教會與建制派的相互靠攏，可在 08 年恩福堂舉行一個名為「主力愛家庭」的會議上可見一斑，同場演講的有親中商人容永棋，陳世強，蘇穎智及民建聯副主席蘇錦樑，而當時民建聯主席曾鈺成亦有上台發言；與 80 年代教會普遍支持民主運動，及當日以馬力為首高呼教會不得參與政治活動的情況，已有 180 度的轉變！除此之外，政府內部亦顯示出受「宗教右派」滲透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王培琪 (Linda Ma) 及其女兒馬露明創辦「全城更新」之機構，不少高官都參與其活動，包括馬時亨，林瑞麟，李少光，黃仁龍等，在此形成一股由高官，建制派及教會互相靠攏的強大政治勢力。

#### (D) 「文化戰爭」與「神國神學」

1. 羅永生更把這個所謂「宗教右派」與以 Peter Wagner 為主的靈恩運動串起來，Peter Wagner 的神學觀念，是具有一種全球的野心，更比擬此運動為上帝給予的大使命，他們不但注重靈性的更新，而是影響社會七個不同的界別，包括家庭，教育，政府，經濟，藝術，媒體及宗教，讓基督徒在這些界別上登上高位，爭握權力，因為這樣，神國才會實現，作者以為美國宗教右派之興起受這觀念影響極大。作者更串起靈恩派的 Spiritual Mapping 觀念與宗教右派的運動，所謂 Spiritual Mapping，是指靈恩派以為這個世界充滿邪惡的勢力，這勢力的權勢是透過政府，宗教，文化，而被組織起來，屬靈繪圖是要了解這邪惡勢力，然後把此勢力打退，透過上述的七個領域重新把這失去的奪回，這不但是在美國本地，更伸延至全世界。作者說：「雖然這套「神國神學」具有來自靈恩派的強烈色彩，亦因此而不少「福音派教會」產生教理上的衝突，不斷做成一些教會分裂，但它又的確準確地利用「全球化」年代盛事迷惑，使不少福音的教會也捲進其中，成為他的第三波運動成功的佐證」。
2. 這套觀念現正積極在香港伸張，香港政府基督徒高官，也緊緊地推行這場文化戰爭。他們的經典政策，就是採用那些道德議題，如打擊色情，提倡家庭價值等去號召群眾支持。此外，此套神學也正是上流社會，成功人士的神學，如商人團契，職場神學不住出現，他們安排飯局宴會，針對官商，名人，巨賈，在傳媒曝光下作見證，更加擴張。

### (E) 「宗教右派」的全球化

1. 這些「宗教右派」是跨國性組織，力量龐大，網絡遍全球，他們與商人，政府高官互相配合，形成「政商教關係網絡」。他們的始祖是美國 Jerry Falwell，仿效其 Moral Majority 的基督教政團，在香港政壇及社會大展拳腳。
2. 不但在香港，福音派的蘇穎智在遼寧更推動「聖經主題公園」，把勢力推廣至中國，他稱此公園為「和諧之都」，與國家胡錦濤的「和諧社會」相配，從「反共」到「親共」，這種將上帝心意與中共政府的心意連在一起，對很多人來說是莫明其妙，但明白他們這套觀念，這個新保守主義的運動，也不是出奇的。

### (F) 「順服」與「河蟹教會」

1. 2010年5月，香港將舉行一場名為「變相公投」的補選。為了針對「五區公投」這項議題，「華人基督教聯會」在2月7日召開了一次祈禱會，名為「為香港求平安」。會中講者以「順服」政權為主調推出他們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。其中以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發表演講，他呼籲基督徒要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，尊重中國對香港有的主權，他又批評那些從「政治理想」出發的人，其實是一套烏托邦的色彩，他批評一些議員打罵文化，認為是「暴民政治」，他不單求主賜給執政掌權者「鐵柱銅牆」的果斷，更呼籲在五區補選中，基督徒付諸行動，以手上一票，「把暴力驅趕出議會」，或投以極高數目的白票和空票，配合政府及建制派的呼籲。
2. 最後，羅永生有以下的結論「作為一種香港建制派所需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，吳宗文的發言與行動呼召，集中地體現了香港基督教和政權的相互靠攏，在「和諧社會」的呼召下，已經是如何到達水乳交融的地步。這種右翼的意識形態，既有美國基右全球擴張的淵源，也有本地教會與建制勾結合謀的悠長傳統因素，和明光社那種道德，保守主義相比，這是一種澈底而沒有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。」其目的是一如吳宗文所說：「如何令中國對基督教改觀，並使用基督教成為中國文明向前推動的力量。」只是他們不再是西方民主，公義，人權為基礎，而是經中共授權欽定的和諧，於其上塗上了基督教的膏抹。」